

都说四十

听党指挥，跟着党走
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

改革开放40周年

我和兄弟们：一起见证幸福新时代

□ 戴永瑞

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，乡村开始从沉寂中醒来。那年，我们兄弟三人尚未成年。我十四岁，读初中；二弟十一岁，读小学；三弟先天聋哑，才八岁，一直呆在家里，学着帮父母料理家务。由于农村生活艰苦，温饱问题尚未解决，像我们这样的孩子都因营养缺乏显得个头矮小、面黄肌瘦。母亲是一个乡下普通妇女，她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更为自己孩子们的前程忧心忡忡。我经常看到，母亲在夜里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抚摸着三弟小小的身躯，不住地叹气。是啊，三弟永远是个残疾人，他的未来生活出路确实让人担忧。

随后，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父母从家里忙到田头，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每年除管填饱肚子外，家里渐渐有了盈余。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，父母的脸上也有了笑容。但母亲和三弟单独相处的时候，忧虑还会从心底不自觉地窜上心头。她会拉着三弟的手，望着懵懵懂懂的儿子，沉默不语。

1983年，农村需要招考一批民办合同教师，当时的盐城县新留小学校长王留金将这个好消息告知我，我随即报考，顺利的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。工资虽然菲薄，但终究减轻了家里的负担。

1987年，二弟高考落榜回到了家里。他沮丧的心情我能理解，想找一个机会劝劝他，让他振作

起来。可意想不到的，几天后的二弟好像没事人一样，向家人宣布，准备做生意。一开始，我坚决不同意他的想法，坚持让他复读再考。可二弟笑着说，有今天的好政策，你还担心什么？不会做生意，学着就是了，何况我在学校里也学到了不少知识。看着轻松自信的二弟，我一身释然。他先是走街串巷，做卖冰棒贩鱼虾的生意。有了一定的资本后，他又赶到盐城，摆地摊，卖起了传统字画。渐渐地，他在繁华的市面，又大胆租下了门面，做起了字画装裱和批发生意。私下里，我问二弟，何来的胆量？二弟看着我笑着说，天时地利人和。细细一想，还真是，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，迎难而上，加之活络的经营策略，人心和谐的环境，还愁什么事办不成？

三弟虽然没读过书，但他一双澄澈晶亮的眼睛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男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是一个勤劳的人。十三四岁的时候，他到附近的大纵湖踩螃蟹，仅仅几天工夫，就换来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。二十岁左右，父母开始为他的工作焦虑，他微笑着，用手比划着，意思是要一心一意跟着二哥，做手工业装裱。母亲开始不答应，她的意思很明确，一个聋哑人，政策能允许他这样做吗？事实打开了母亲的心结。当地政府积极创造条件，为劳动力输出助力，上门请二

弟去外地学字装裱本领。现在，二弟市上的字画都要经过他之手验收才算通过，他精湛的手艺获得盐城书画界名家的赞赏。三弟每次回家，都要带上礼品，看望自己的双亲，母亲每次总是笑盈盈地望着三弟，拍拍他的肩膀，摇摇手，意思是不要光顾着孝敬他们，要三弟不要忘了国家的好政策，要多回报社会。

时光荏苒，如今，二弟的生意红红火火，他的画艺门市在盐城也有了一定的名气。二弟在经商的同时，不忘做公益事业。他利用自己的生意优势，自掏腰包为一些书画展出出力。最近，三弟又忙上了机器装裱，还获得了书画装裱大赛优秀奖。他做手势告诉我，要免费带徒，将自己的手艺传给别人，让人们在获得经济实惠的同时，得到更多的文化精神享受。

前几天，我们兄弟三人小聚，相互分享了最近取得的成绩，交流了一个民族改革开放的奋斗史、幸福史。作为已经成长为民盟盟员、省作协会员、副高级教师的我，更为我的二弟三弟高兴，为天下苍生高兴，我和他们一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，也一起走进了改革开放繁花似锦的今天。

四十年里，我们见证了一个幸福时代的到来，接着，还要一起向着民族复兴的明天迈进，我们内心有着无比的幸福和骄傲！

邻居“王三车”

□ 李桂媛

“王三车”是我邻居王大爷的外号。因为他曾经用过自行车、拖拉机，现在又开上了小轿车，不知哪天起，村里人就开用“王三车”这个称呼来叫他了。王三车很特别，古稀之年不念给子孙，却要市里读老年大学。他每天开着崭新的保时捷上学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来去自如，风雨不误，且不说他同龄人，就在众多年轻人眼里，都显得格外拉风。人问他为啥那样“拽”？他说，现在社会这么好，他要用心去生活，才不辜负这个新时代。

王三车生在农家院，自小家里兄弟多，穷得吃饭都成问题，小学没毕业就务农了。学习成绩优秀的他，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长期的营养不足，使王三车长得面黄肌瘦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也不见人提亲。有哪个姑娘肯嫁给模样一般的穷光蛋呢？三十岁那年，正逢改革开放，分到田，王三车家的日子才稍有些起色。经过两年的辛苦，有余钱添了辆“永久”自行车。这时有媒人上门说亲了，给他介绍了百里外的一个老姑娘。他这个年龄能找个姑娘真是意外。王三车又是剪头发又是刮胡子，兴奋得一宿没睡好。第二天一早，换上一套崭新的中山装上车，带着媒人上路了。

乡村土路，曲折不平。后座上又带着百斤重的媒人，累得王三车汗水滚滚。中途遇到个水洼，他一慌神，车把一歪，两个人摔倒在地，吓得他不顾自己满身的烂泥，忙爬起来扶媒人。一百多里路，骑到中午才到姑娘家，两条腿似灌了铅。姑娘的大哥看到浑身泥土的王大爷，硬说王大爷腿脚有毛病。好在媒人使出浑身解数，三寸不烂之舌上下翻飞，才把姑娘大哥哄好。

靠着这辆自行车，王三车娶回了现在的王大妈，结束了“单身狗”的生活。

娶了妻子的王大爷，一心想把日子过好。苏北的田地一畦畦，中间的路窄得像牛角。一年两季庄稼，因村里及周边的几个村的手扶拖拉机和耕地水牛寥寥无几，多数村民都是人工播种，收获时肩扛手推，特别辛苦。

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。买辆手扶拖拉机解决大家种田难的念头在王三车的心里萌生了。想了就去做，定下来的事儿，他不从迟疑。钱不够，找亲朋借。没开过拖拉机的王三车聪明好学，经过老师傅的指点培训，一个月后便轻松地拖把拖拉机开回了家。靠着给人家耕种庄稼，王三车很快脱贫致富，成了村里有名的万元户。

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，村民们先后富了起来。小轿车也从城市开进了农村，王三车也在六十八岁的时候学起了驾驶小轿车。儿孙们都劝他不要学，汽车不是拖拉机，年轻人都要花点工夫学，何况他都上了年纪，要去哪里，他们可以开车接送。

可是王三车却不信这个理。他心想，自己眼不花、耳不聋，驾校又没规定不让老年人学，汽车也没贴标签限岁数开，为什么不趁着好时光，去接受一下新事物呢？况且，他心中还有一个未圆的梦呢！那天看新闻，他看到城里的老人有的在读老年大学，想到自己的书读得太少，寻思着自己也要去上大学。

俗话说，你的心用在哪里，成功就在哪里！王三车很快就拿到了小轿车驾照，在4S店买了辆保时捷后，就去老年大学报了名。

白驹过隙，沧海桑田，一晃就是四十年。王三车经常对人说，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，让他成家立业，让他脱贫致富，让他圆了老年大学梦！

“口粮”的变迁

□ 胥国海

多年来，家里每顿的剩饭剩菜，我都舍不得倒掉，总是叫妻子留着给我下顿吃。女儿甚是不解。我无奈地对她说：“个中滋味你哪里尝过啊！”在我尘封的记忆中，那种对米饭渴求的情景怎么也挥不去、抹不掉，至今想起，还能生出无限的感慨……

在那个“瓜菜代”的年代，母亲每天煮饭烧粥时，总是用少得可怜的一小把米，然后掺入麦片或青菜等一起煮给我们吃。母亲身体单薄，家庭的重担落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肩上，为了让父亲吃饱干活，母亲有时就将很少的米单独煮给他吃。我们姊妹三个干脆吃麦片菜饭或粥，即使是这样的饭粥，也不能随意吃饱，总是限量的，每人仅限一碗，要想多吃一碗也不行。记得我上初中的那年冬天，跑到四里以外学校念书的我，一连喝了一个星期的菜粥。食不果腹、精疲力竭的我，中午回去见还是菜粥，一气之下把家中围着长菜的篱笆踩坏了，气得母亲追着我打。边打边叹着气对我说：“傻孩子，谁不想吃顿饱饭啊！”话语中，我听出了母亲的无奈和我的幼稚。

后来，随着分到田，一家人的口粮自然绰绰有余。户户粮满仓，家家再也不用为口粮发愁了。再后来，推广了“杂交稻”新品种，粮食大幅增产，我们村成了“吨粮村”。口粮不愁了，妻子的唠叨却来了：“淘米要沥砂，真麻烦！”女儿吃饭也堵不住嘴：“饭里咋有砂？”村里两个头脑活络的人触景生情，合股办起了精

米加工厂，将整米、碎米、砂粒进行分门别类。从此，人们的口粮可算是精品，粒粒都齐整，妻子和女儿从此也无话可说了。

孰料，没过几年，吃腻了精米的女儿又开始愤愤不平：“爸，怎么老是吃这糙口的米饭，上个月买的米不是又柔软又可口吗？”妻子在旁边补充道：“那是优质稻米，当然好吃了。”说句实话，无论质地，还是口感，我不得不承认优质稻米的优点多多。普遍推广的优质稻，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香甜可口的优质米，普通稻米早已无人问津了。而今，人们一日三餐，要鱼有鱼，要肉有肉，油水多了，洗碗筷不放点洗洁精体想洗干净。

随着无公害绿色食品观念渐入寻常百姓家，人们的口味也在变：口感要好，营养要高，更要无损于健康，有利于环保。人们的饭量是小了，可嘴却“刁”了，真不知道等吃腻了香稻米后，还会变出什么新口味！

一滴水的折射能将太阳的七色光呈现出来。“口粮”的变迁足以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，全国各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。在变与不变中，我们深切感受到，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。也深切体会到，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命根子，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第一件大事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储粮于民，任何时候都要珍惜和保护耕地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浪费粮食，这样才能保证过去过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。

教室变化，教育现代化最好例证

——一名普通教育工作者眼中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

□ 卞桂富

改革开放40年来，我目睹了教育发生的巨变。从一间教室的变化中折射出来的教育现代化历程，让我激情澎湃，让我信心满怀向着中国梦前进！

教室是教师上课、学生获取知识的地方。教室的变化，更能折射教育条件的改善，见证教育事业的发展变迁。

1983年，我7岁，入学一年级。开学第一天，父亲拎着一张小板凳送我上学。那时的教室是用土坯砌的墙，茅草盖的房，黑板是木制的，窗户更是小得可怜。教室里最奢侈的物品就是那架脚踏风琴了，跟曹文轩先生笔下《草房子》所描述的情形差不多。

1989年，我13岁，踏入初中的大门。我上的原伍佑镇构造初中是几个村联办的农村学校，比小学大多了，有好几排教室，我们幸运地被安排到最新的一排教室上课。那时，教室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砖木结构，地面铺上了砖头，灰尘少了很多，窗户是比较大的钢窗，教室内光线也比较充足。跟小学不同的是，教室内多了一个灯泡。下雨天，光线阴暗，老师也会“奢侈”一把，给我们开电灯。黑板也不是木制的，换成了水泥的，刷黑漆的那种。但是那种黑板从

两侧看有反光，我们常常为了看清反光部分的字而不停地挪动身体。

1992年，我16岁，跳出“龙”门，进入师范学院。教室的地面已经变成了水泥的，墙壁也刷白了，电灯变成4盏日光灯，黑板也换成了钢化玻璃黑板，颜色是绿色的，桌子是带“肚子”的，坐的是椅子，教室内还配上了电视机。我们感到当时的师范生活是无比的幸福。

1995年，师范毕业的我回到了家乡村小任教。六年的教书时光，见证了学校教室的悄然变化。那时，学生上学已经不用带凳子了，教室的黑板全部变成了钢化玻璃黑板，地面也铺上了水泥，教室的墙壁上还挂着名人画像，教室内全部配上了日光灯和投影仪，胶片式的投影成了现代教育技术起步的“代名词”。

2001年，我开始担任村小校长。也正是这段时间，国家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大力改善教育教学条件，全力打造农村合格学校。在各项惠民政策的引领下，学校教室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教室全部配备了崭新的课桌椅，课桌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进行高低调节。地

面全部是水磨石，墙壁全部是磁性涂料。白板、投影机现代化的教学装备走进了农村小学，电脑、网络也成了学校的“标配”。孩子们学习的空间、途径更加广阔，教室成了孩子们徜徉知识海洋的快乐殿堂。

2006年以后，我到区教育局工作。适逢创建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区和全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，我区教育投入不断加大，城乡学校面貌日新月异，作为学生学习的场所——教室更是发生了较大变化。教室里的黑板换成了电子白板，与传统黑板和PPT课件相比，电子白板没有粉笔灰、不用擦黑板、可以实时修改，甚至可以用笔和手指代替鼠标，直接在白板上写字、画画、打分、作批注。近两年，学校教室装备水平进一步提升，不少学校的教室都配上了一体机，人性化的新型“黑板”，给老师和学生带来了便利。液晶触摸式一体机与电脑连接，可以实时上网，轻松将一些课件用放映的形式展示出来，画面与音乐沉醉在如诗如画的境界中，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现在不少学校还建起

了网络教室和录播教室，学生的学习更加便捷，校园生活更加美好。

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，教室的变化反映出教育事业的发展，也是40年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最好例证。每次回忆教室变化的过程，我的内心都澎湃着改革的激情，激励着我向着更高更强更伟大的中国梦前进！

